要过年了!忙年的人们在喜悦与疲惫中倒数着最后几天,准备送别可爱的小兔子,迎接神奇的龙腾云驾雾而来。

龙是十二生肖中唯一虚构的动物,中国人对它却是又敬又怕,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中国人心中,它是一种能呼风唤雨、腾云驾雾的神物。人们发挥无限的想象力,将龙塑造得神奇而伟大,把各种动物的形象聚于龙一身,有兽的野性、人的悟性、神的灵性,人们敬龙、爱龙的心理更升华为一种崇拜。也许,这也是龙成为生肖的文化因素。

龙年还没到,“龙”已经成了热门话题,关于过年的种种记忆以及老风俗、老讲究也重新被人们挂在嘴边反复念叨。四位作家娓娓道来,各自描摹着自己眼中的龙、心中的年,品来各有一番滋味。

龙·年

港人过年:花市烟火求签

□程乃珊

香港年假只有三天,大年夜也照常上班。

花市是香港年景一大特色,一般在腊月廿七、廿八就开始了。年夜饭后,港人的指定节目就是行花市。花市其实不一定只卖花,也有小吃、小摆件以及各种精灵古怪的小玩意儿。

港九各地都有此类花市,其中规模最大、人气最旺的是维多利亚公园内的花市。花市档位很早就开始竞投,其中有不少为在校学生竞投,校方和老师非但不会阻止,反而给予支持,认为可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有的学生会自行设计一些有创意的东西在摊档上卖,家长也不指望他们能赚多少钱,权当是学习。花市上的小吃也极具香港特色,鸡蛋仔饼、鱼蛋串、烤鱿鱼,港人携大抱幼,穿着街坊装,边吃边逛,花市成为平民夜总会。花市到大年初一的凌晨四五点收市,明年再见。因此,大年三十的花市都会有大折扣,档主将货尽力出空就收档了。

花市因人旺财旺,所以港人都会在大年三十全家去走一走,意蕴“行大运”,同时也买回不少年花回去迎新年。一般做生意的喜欢买桃花和金橘,居家的则置水仙、剑兰等。

香港法律严禁放鞭炮,但不影响年气。街坊屋邨常见舞狮及搭台唱戏的。以汪明荃、罗家英的八和馆为代表的粤剧名角会出演吉祥热闹的经典曲目。有政府补贴,戏票很便宜,届时戏棚内外人山人海,小贩流窜十分热闹。香港每周三、六有跑夜马,如若过年期间,那可真是锦上添花,特首也会来捧场。

香港俗语“过年煎堆(即俗称麻球的糯米甜品)你有我有”,即不管个人经济状况如何,人家如何过年我家也得如何过。不过港人拜年送年礼比较实在,一般拎一盒荣华蛋卷或蓝罐曲奇就很可以了,压岁钱二十块一封也就可以了。

港人过年的大节目就是观看维多利亚港的烟花。每年大年初一晚八时整,香港维多利亚港口必放烟花贺年,整个过程大约二十分钟,一些维港的餐厅、夜总会,沿窗有海景的位置早几个月已给订满了。

大年初二,港人称“赤口”,即容易与人吵架。为避“赤口”,大年初二纷纷去黄大仙或车公庙许愿求签。至今日,都不将此作为迷信之举,而是一份新年祝愿。说到车公庙,据说香港曾爆发大瘟疫,全仗一位称为“车公”的道人带领百姓平息了瘟神,后为其造了“车公庙”。大年初二,香港政府高层都会去车公庙为香港求签上香,倒是一点不做假,抽个下下签或上上签都是有可能的,于是连着几日,报上会有各种星相人士解签,一时也成茶余饭后热门话题。

大年初三,年假已近尾声,有时拜年赶不及,这天会有团拜会。

年初四正式上班,到了公司还是有点喜气,大家互道恭喜。老板要给员工发开工利是,一般一封五十块。晚上会在酒楼摆几桌,请员工吃开工饭,老板会亲自逐桌敬酒,感谢员工们辛苦一年。

三天年假就这样过了。

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

□陈冲

龙年还没到,“龙”已经成了热门话题。一张以“龙”为图案的生肖邮票引起了争议。那个图案,据说是很传统、很标准的那种,或者按邮票发行方的“官方”说法,“龙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却引来了反差很强烈的两种反响,认同的说是“威武庄严”,反对的说是“凶神恶煞”。然后就延伸到中国的形象问题了,支持者说这让人看到了中国的自信,反对者说这让人觉得中国富于攻击性。也有人翻旧账,中国的文化如何、传统如何,一直推到8000年前我们的老祖宗怎样用石头摆出一条长达多少多少米的龙,以及中国人怎样喜欢想象出各种并非实有的动物,龙呀、凤呀、麒麟呀、貔貅呀等等。

但在我的印象中,还没什么人注意到中国的龙是有繁殖能力的,所谓“龙生九子”。在古人的概念里,“九”具有极限数的涵义,“犹言其多也”,不止九个。怪的是,那么多儿子,却没有一个像它爹,比如其中最著名的赑屃(老六),从长相到性格都跟它爹相差很远,因“性喜负重”,出现在人们面前时,总是驮着个石碑,眼生的人就径直叫它“王八驮石碑”了。饕餮(不知排行老几)直接就是个反面形象了,贪吃乃至贪婪的人,才被称为“饕餮之徒”。“文革”时流行血统论,说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其实纯属瞎掰。真正的传统说法,是龙生九子,都不成龙。这说法背后暗含着一个道理:是不是龙,不能单看是谁生的,得看是不是老天爷指定的“真龙”。中国历史上至少有二十多个皇帝都不是皇帝生的,但人家是“真龙天子”。比如宋理宗赵昀,他爹就是个已经没落到连像样的官职都没有了的皇族后裔。至于这说法是否还暗含着给改朝换代埋下伏笔,我还没有考证好。总之,是“君权神授”,不是君权亲授。它涉及权力的合法性,是个极严肃的问题,不好乱来的。龙,就是这个“神授”的载体。

您瞧,这就说到根儿上了。不管8000年前用石头摆出来的那条龙是什么图腾,现在传到我们这儿的龙,已经是皇权的象征、皇帝的象征了。在龙作为皇权象征的全部历史中,除了最后一小截稍微有点含糊不清,整个讲它从来不是国家的象征,因为那时候讲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并不存在另外一个相等的“国”。这一点很重要,而且是“压倒一切”的重要,因为只要明白了这一点,你也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龙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了。无论你说它是“威风凛凛”也好,还是“凶相毕露”也好,其实只是同一张扑克牌老K这头朝上拿还是那头朝上拿的区别。总之它是要你觉得可惧可畏,而不是要你觉得可亲可爱。皇上压根儿就没打算让你爱他,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打算爱你。不信您琢磨琢磨,明明是个“蛇身”,为什么还要额外披挂上一身鳞甲?是不是即便皇恩浩荡,允许你摸一摸了,也只能顺着摸?近日有人因不满邮票上那条“壬辰龙”太凶相,建议请高人设计一款“可爱的卡通龙”。以我的瞎想,无论怎样卡通,这条龙若要可爱,先得去了那身鳞,可一旦没有了鳞,那还叫“龙”吗?

无奈十二生肖里偏偏有个龙。改了它吧?是改成猫年好,还是改成果子狸年好?谁说了算?更何况,据说还有不少年轻的善男信女早已张罗着买房结婚,以便赶紧生个龙子。虽说他们可能不知道“龙生九子都不成龙”的典故,毕竟其情可悯,真把龙年取消了,你让人家指望啥?

所以,“龙”的问题,是个历史遗留问题,解决起来,难度很大。

那怎么办?我的意见是:老办法——先挂起来。

龙年话龙菜

□戴永夏

龙是我国民间备受欢迎的“动物”。自古以来,人们既尊崇它,又亲近它;既把它当神灵供奉,又用它来美化生活,创造出多姿多彩的“龙文化”。在餐饮美食上,人们也常将龙的形象、龙的精神赋予美味佳肴,烹制出各式各样的“龙菜”。

我国各地以龙命名的菜肴很多,如山东的“龙眼凤肝”,江苏的“龙须鱼面”,福建的“龙身凤尾虾”,黑龙江的“飞龙汤”,北京、辽宁等地的“游龙戏凤”……都是久享盛誉的名菜。这些菜之所以闻名,固然因其本身品质优良、烹饪技术高超,但由于都沾上了“龙泽”,便丰富了形象、提高了品位,也更加富有魅力。

也有的“龙菜”,是古人崇尚的“龙肉”。尽管在今人看来,龙是想象中的“动物”,但古人却认为,龙不但真实存在,而且龙肉是绝佳的“美味”。《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就记载说:夏代,有一个叫刘累的人,曾跟豢龙氏学“扰龙”。后来一条雌龙死了,他便将龙肉腌制后献给了夏后。夏后一尝觉着龙肉味美无比,没有吃够,便打发人又向刘累要。刘累拿不出来,害怕夏后怪罪他,便偷偷地逃到了鲁国……《晋书·张华传》中也讲了一件吃龙肉的事:有一次,西晋大文学家陆机用别人送的一条“咸鱼”招待张华等文友。张华揭开锅,先尝了一口,说道:“这是龙肉!”见众人怀疑,张华又说:“你们若不信,就在上面浇上酒,必定会有神奇的变化。”有人立即将酒浇在“咸鱼”上,果然发出了五色光芒。陆机随即向送“鱼”人打听“鱼”的来历,那人便说:“这条‘白鱼’是从园中茅草下捡来的,形状很特殊。把它腌成‘咸鱼’,味道极为鲜美,所以将它送给您……”这些传说虽有些荒诞,却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多彩,在丰富了“龙文化”的同时,也丰富了饮食文化。

还有的龙菜,既是美味佳肴,又有政治内涵,甚至还关系到帝位之争和江山更替。如湖北钟祥县的“蟠龙菜”,明代就闻名遐迩,是明宫“皇菜”之一。这道菜来源于这样一个传说:明武宗临死前,曾传旨给封到外地的两个儿子,谁先进北京谁继承帝位。封在湖北钟祥县的兴王朱厚熜为免去晋京路上的许多麻烦,决定扮成钦犯进京,并下令城中厨子连夜制作一种吃肉不见肉的食品。有位厨子受红薯的启发,把鱼、肉剔骨去皮,剁碎混在一起,加上各种作料,制成外包鸡蛋皮的“红薯”。朱厚熜一路吃着这样的“红薯”,又有营养,又节省时间,因而抢先进了北京,登上皇位,成了“嘉靖皇帝”。因这道“红薯”菜保皇有功,故被嘉靖皇帝钦赐“蟠龙菜”,从此声名鹊起。明代诗人樊国楷曾写诗赞美此菜:

山珍海味不须供,
富水春香酒味浓。
满座宾客呼上菜,
装成卷切号蟠龙。

后来,蟠龙菜又有新的发展:以瘦猪肉、肥肉膘、鲜鱼片、鸡蛋清、绿豆干粉、葱白、胡椒、食盐等为原料,剁成馅,纱布过滤后加其他作料拌和,再用蛋皮包裹,最后盘成龙形,入笼蒸熟即成。因此菜色泽鲜艳、造型生动、肥而不腻、香味绵长,深受人们欢迎,故作为特有名菜佳肴列入《中国菜谱》,享誉海内外。

除夕的荸荠

□肖复兴

在老北京,除夕的黄昏时分,是街上最清静的时候。店铺早打烊关门,胡同里几乎见不到人影,除了寒风刮得电线杆上的线和树上的枯树枝子呼呼响,听不到什么喧哗。只有走进大小四合院或大杂院里,才能够听到乒乒乓乓在案板上剁饺子馅的声音从各家传出来,你应我和似的,嘈嘈切切错杂弹,像是过年的序曲,是待会儿除夕夜轰鸣炸响的鞭炮声的前奏。

就在这时候,胡同里会传来一声声“买荸荠喽!买荸荠喽”的叫喊。由于四周清静,这声响便显得格外清亮,在风中荡漾着悠扬的回声,各家都能够听得见。如果除夕算作奏响辞旧迎新的一支曲子的话,前奏是剁饺子馅欢快的声响,高潮是放鞭炮,那么,这寒风中传来的一声声“买荸荠喽!买荸荠喽”的叫喊,则像是中间插进来的一段变奏,或者像是在一片剁饺子馅的敲打乐中突然升起的一支长笛的悠扬回荡。

这时候,各家的大人一般都会走出家门,来到胡同里,招呼卖荸荠的:“买点儿荸荠!”卖荸荠的会问:“买荸荠哟?”大人们会答:“对,荸荠!”卖荸荠的再问:“年货都备齐了?”大人们会答:“备齐啦!备齐啦!”然后彼此笑笑,点头称喏,算是提前拜了年。

荸荠,就是取这个“备齐”之意。那时候,卖荸荠的,就是专门来赚这份钱的。买荸荠的,就是图这个荸荠的谐音、图这个吉利。那时候,卖荸荠的,一般分生荸荠和熟荸荠两种,都很便宜。也有大人手里忙着有活儿,出不来,就让孩子跑出来买,总之,各家是一定要买几个荸荠的。对于小孩子来说,不懂得什么荸荠就是备齐了的意思,只知道吃。那年月,冬天里没有什么水果,就把荸荠当成了水果,特别是生荸荠,脆生生、水灵灵,有点儿滋味呢。

记忆中,我小时候,除夕的黄昏,已经很少听到胡同里有叫卖荸荠的声响了。但是,这一天,或者这一天之前,父亲总是会买一些荸荠回家,他恪守着老北京这一份传统,总觉得是有个吉利的讲究。一般,父亲会把荸荠用水煮熟,再放上一点白糖,让我和弟弟连荸荠带水一起喝,说是为了去火。这已经是除夕之夜荸荠的另一种功能,属于实用,而非民俗,就像把供果拿下来吃掉了一样。我们的民俗,一般都是和吃有关的,所以尤其受小孩子的欢迎。

如今,这样的民俗传统早就失传了。人们再也听不到除夕的黄昏那一声声“买荸荠喽!买荸荠喽”的叫喊了,也听不到大人们像小孩子一样正儿八经的“备齐啦,备齐啦”的回答了。我现在想,大人们之所以在那一刻返老还童似的应答,是因为那时候的人们对于年还真的存在一种敬畏,或者说,年真的能够给人们带来乐趣和欢喜。现在,即使还能够听到这样的叫卖荸荠的声响,还有几个大人相信并且煞有介事出门买几粒荸荠然后答道“备齐啦,备齐啦”呢?更何况,如今人们大多住进了高楼,封闭的围墙、厚厚的防盗门和带双层隔音的玻璃窗,哪里又能够听得到这遥远的呼喊声呢?

如今,这样的声音,只存活在老人的记忆里,或在发黄的书页间。前辈作家翁偶虹先生在《北京话旧》一书中,便有这样的记载:“除夕黄昏时叫卖‘荸荠’之声,过春节并不需要吃荸荠,取‘荸荠’是‘毕齐’的谐音,表示自己的年货已然毕齐。”只是和我小时候的记忆稍有区别,我父亲说是“备齐”的意思,相比较“毕齐”,我觉得父亲的解释更大众化。

■编辑:孔昕 美编:马晓迪 ■邮箱:kongxin3057@163.com